

清代骈文史上一桩文集雷同公案探析

陈曙雯

汤成彦(1811-1868)字梅生,又字心匏,号秋史,清代常州府阳湖县人,长于骈文,为道光、咸丰时期常州派骈文的后劲。汤氏在常州虽非大族,亦是仕宦书香之家。汤成彦之从曾祖父汤大绅为乾隆七年(1742)探花授翰林院编修,两为会试同考官,朱珪、徐廷玉俱出其门。汤大绅孙女汤瑶卿工书善诗,嫁张惠言之弟张琦,为著名的“张氏四女”之母。汤成彦为道光二十一年(1841)进士,官至刑部主事。清代考生借籍之事较为普遍,汤成彦亦冒直隶籍参加乡试,道光二十九年(1849)却因受友人借籍案牵连而被罢官^①。此后浪迹于秦、蜀等地,以教书、卖文为生,最终客死于蜀。

汤成彦还是清末著名学者缪荃孙之师。缪荃孙之父缪煊章宦于四川,缪荃孙随侍入蜀,因得于同治初年受教于汤成彦^②。缪荃孙对汤成彦“识冠百代,言成一家”的才学非常推崇,并在汤去世后,为刊刻他的文集而呼吁同人共同负担资用^③。

汤成彦著述甚丰,南京图书馆所藏稿本《汤秋史遗著》有十四种二十二卷,包括骈文、古文、诗、词等。十四种之外,据《光绪武阳志》,汤成彦还有《归云草堂赋稿》二卷、《樛隐庵言事》六卷。其骈文于同治八年(1869)付梓,为《听云仙馆俚体文集》四卷,后又有《补编》一卷、《续集》二卷。而南图所藏稿本则为《听云仙馆俚体文》六卷计三十七首,另有附编六首。

提到清代常州骈文的流传情况,便不能不提到晚清常州人屠寄所辑的《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》。屠寄为光绪十八年(1892)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,历任黑龙江舆图局总纂、京师大学堂教习、国史馆总纂等职^④,骈文修养很高,著有《结

①详见汤成彦《听云仙馆西游感怀吟草》中“忽拘同文狱”一诗自注,清咸丰三年刻本。

②缪荃孙《古欢室诗集序》谓“同治初年,荃孙游于汤秋史先生之门”,《艺风堂文续集》卷五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574册,第235页。

③见缪荃孙《征刊听云仙馆诗文集启》,《艺风堂文集外篇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574册,第157页。

④参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编著的《江苏艺文志·常州卷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94年,第827页。

一宦骈体文》二卷,“丽密闲深,足为洪、孙传钵”^①,深得谭献嘉许。叶昌炽亦谓其“俚体不在晋宋以下,诗笔可继洪黄而起”^②。出于对常州骈文成就的自豪和保存乡邦文献的自觉,屠寄主持辑录了《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》。此书刊行于光绪十六年(1890),收录四十三人计五百六十九篇骈文。屠寄于《叙录》中对四十三家其人其文一一作了综述,对常州作家与常州骈文之源流得失可谓了然于胸。书中选了汤成彦作品十四首,四十三人中选文数量多于汤成彦的仅十二人,于此可看出汤成彦的骈文成就和水准,谓其工骈体文应非虚评。

然而,翻检汤成彦的《听云仙馆骈体文》,却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,文集中有二十五篇与其好友洪麟孙的《淳则斋骈体文》相同。洪麟孙(1804—1859)字愕甫,又字子龄、芝龄,为洪亮吉幼子,继承了家学传统,精于史地之学和骈文。《淳则斋骈体文》为洪麟孙之从孙洪用懋所刊,共三十六篇。两人相重的二十五篇文章在《淳则斋骈体文》中的篇名如下表:

相重篇目	屠寄判给洪麟孙	屠寄判给汤成彦
《伯兄佑甫先生遗书序》	√	
《毗陵经籍志序》		
《汉魏六朝隋唐地理书目考证叙录》	√	
《吴慎庵地理便览序》	√	
《孙小渊没成无补集序》		
《溯砚斋诗钞序》		
《潘云留刺史春星草堂诗集序》		
《杨礼堂寒梅晓梦图序》	√	
《送赵芸西之湖北序》		
《方彦闻隶书楹贴跋》	√	
《游城东记》		
《东皋草堂记》	√	
《先贤吴学士祠版文》	√	
《署福建闽县知县方彦闻墓表》		
《赵君孟符哀诔》		
《皇清诰授奉直大夫候补户部主事季颖吕君哀诔》	√	
《毛君拙斋哀诔》	√	
《孙庶翼程子香两君哀辞》		
《张母吴太孺人七十寿征诗启》		

①谭献:《复堂日记·续录》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条,范旭仑整理,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1年。

②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抄》卷十四壬子年十月条,蟬隐庐石印本,民国二十二年。

(续表)

相重篇目	屠寄判给洪麟孙	屠寄判给汤成彦
《杨忠武公哀诔》	√	
《杨忠武公颂》		
《西师告成勒碑太学颂》		√
《刘松泉太守青藜阁吟草序》	√	
《黄树斋小司寇凭虚阁雅集图序》		
《诰封一品太夫人完颜太夫人诔并序》		

这二十五篇中,有十二篇被屠寄收入《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》,其中十一篇归在洪麟孙名下,仅《西师告成勒碑太学颂》一篇归在汤成彦名下^①。屠寄有多封致缪荃孙的信都提及《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》的编纂情况,其中一则谓“淳则斋与听云仙馆文同者,存洪去汤,而汤文亦自录入”^②。虽无法见到缪荃孙的回信,然亦不见屠寄下一封信中就这个问题进行辨析,想来缪荃孙与屠寄已达成共识。在与《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》先后成书的《国朝骈体正宗续编》中,相重的《吴慎庵先生地理便览序》、《方彦闻先生隶书楹帖跋》、《先贤吴学士祠版文》、《户部主事季颖吕君哀诔》四篇也被编者张鸣珂视为洪麟孙的作品收入。这该如何解释呢?

光绪五年(1879)秋授经堂所刊的《淳则斋骈体文》卷末有洪用懃识语云:

此骈体文三十六篇尚系初稿,书楣丹黄几满,皆当代师友手迹,惜已蠹蚀丛残,艰于寻绎。适见汤秋史比部所刊《听云仙馆骈文》,半系借刻先生之作,遂取以斟补,始成完幅。盖比部与先生居恒投契,最心折于先生之文,见即手录,度而藏之。后人疑为已出,窜入集中。实则比部骈体以繁丽渊博擅长,先生则胎息齐梁,源气皆足以举其辞,迥异枝枝节节而妃青丽白为工者,读者类能辨之。北平刘筱松观察曾受业于先生之门,录有原稿数种,拟为编次刊行,乃事未竟而观察遽归道山。今其哲嗣建柏、樾仲仰继先志,甯书用懃,合力将是编付梓。虽吉光片羽,显晦因人,亦可见精诣所至,自有不容泯没者。

可知《淳则斋骈体文》三十六篇据洪麟孙稿本所刊,并以洪麟孙弟子所录原稿为证。汤之文集刊刻在先,洪之文集在后,洪用懃明确指出汤成彦“最心折于先生之文,见即手录,度而藏之。后人疑为已出,窜入集中”,近似于发表公开声明,而且这种声明自有其底气。按照常理判断,相同文章实应属于洪麟孙。从屠寄、张鸣珂的态度来看,洪用懃识语所言亦已为时人接受。

①但是《听云仙馆骈体文》中的《周季华女史天启宫词叙》与《祭李申耆先生文》两文,本不见于《淳则斋骈体文》,屠寄《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》也判给了洪麟孙,《祭李申耆先生文》则名为《祭养一先生文》。

②顾廷龙校阅: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485页。

洪用懋没有对汤成彦提出批评,言语之间,对汤成彦及其后人的行为都视作无心之举,但是事实恐非如此。

文章中总会有一些内容能透露出与作者相关的信息,于此可以判明作者。然而,细读两人相同文章,便会发现很多地方都作了切合人物身份的改动。如洪麟孙文集中《汉魏六朝隋唐地理书目考证叙录》云:“麟孙家世力学,代承崇轨。先府君少孤励志,著述等身,而于地理尤为专家。”其下列出洪亮吉的著作,而后云:“麟孙无似,不克仰体前烈,少有撰述,徒事补苴。”此文在汤成彦文集中则为:“成彦家世力学,代承崇轨。先从祖紫庭先生高隐著书,征辟不就,于地理尤为专家。”其下亦列出其从祖汤诰的著作,而后云:“成彦无似,不克仰纂令绪,少有撰著,徒事补苴。”“先府君”变成了“先从祖”,人物的著作也作了相应改动。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喜爱而抄录收藏,而是刻意要将文章据为己有。又如《署福建闽县知县方君彦闻墓表》,《淳则斋骈体文》中有如下之语:“及官闽海,又复驰书相招。麟孙以母老辞之,然知己之感,中心藏之矣。”在《听云仙馆骈体文》中,“麟孙以母老辞之”则为“成彦以道远辞之”。再如《溯砚斋诗钞序》,洪麟孙文中称作者为“汤艺卿先生”,文末为:

麟孙不获亲炙先生,仅获交于哲嗣世琛、世珩等。定杵臼于元方,素仰太邱之景行;契岑苔于荀俭,得聆季和之高怀。校海岱之纪,惭非徐寅;读凿楹之书,共推璣璣。道光八年长至日同里洪麟孙序。

汤文则称对方为“从兄艺卿先生”,文末云:

今岁癸卯,犹子世琛世珩等编校先生全诗,藏以待梓,乞为序言,爰即先生所学之大者,书之使颂是诗者,知先生不仅以诗重也。咏池草之句,惭非惠连;读凿楹之书,有期璣璣。道光二十三年长至日弟成彦谨序。

这一段话改动较大,尤其是典故都改换成了切合人物关系的史例。洪麟孙与汤洽名(字谊卿,又作艺卿)之诸子为友,故既叙与诸子之交谊,又表明对父执之景仰。东汉人荀季和有八子,并有德业,荀俭为其一。洪麟孙用荀氏父子的典故表明自己与对方父子间的关系,同时也含称颂之意,非常贴切。谢惠连为谢灵运之族弟,十岁能文,深得谢灵运的称赏,据说谢灵运“池塘生春草”的诗句就是梦见他之后而写出。而汤成彦为汤洽名之堂弟,所以谢家子弟的典故尤其切合他与对方的关系。这些改动非常精心,于这些地方用足心事的人,不是想要通过模拟学习写作骈文,便是想将别人作品据为己有。而就汤成彦所署“道光二十三年”(1843)的时间来看,他此年三十三岁,已非写作骈文的新手,似无需模拟洪麟孙。

这种量身定做的改动在两人的重复篇目中比比皆是。不仅如此,连他人的序跋类文字也作了改动。《淳则斋骈体文》卷首有董毅之《记》,全文如下:

与子龄交十馀年矣。子龄童时即学为骈俪之文,长而益进,纵横驰骤,不可一世。余慕之,因亦稍稍为之,愧不如也。然余每咎子龄之冗,殆丙、丁之间(按,指丙戌、丁亥,即1826年、1827年),子龄专肆举业,所为渐寡,

而余乃益事涉猎浏览,六代而上,心折汉晋。虽所为仍弗如,然又病子龄之密。戊、己(按,戊子、己丑,即1828年、1829年)以后,子龄所为益富,所诣益精,向之咎其冗者、病其密者,不敢复有规进,渊渊乎文质均剂,学博而说详焉。自庚、辛(按,庚寅、辛卯,1830年、1831年)以来,踪迹渐阔,余客燕齐,子龄游豫,其间各遭大故,一遇于里闲,未几又各以奔走衣食不相值,敬业乐群之意蔑如也。今年复聚于里闲,因得统观前后所为之文,炳蔚黼皇,充实粹美,其识之精、学之茂、光采之炜曜、体格之浑融,洵乎与年俱进,而深造靡已者欤!子龄善守家学,卓然名世,而余植基既薄,比年复作辍弃置,自以为弗如者始终弗如也已。雪霁宵寒,挑灯卒读,感溯曩昔,倾意巨制,爰书数语以抒向往之悃,兼以志吾两人离合之迹云。道光乙未上元后七日董毅读竟并记。

董毅字子远,原名思诚,阳湖人,为董士锡之子、张惠言外孙,“生平著作沉博绝丽,尤擅倚声”^①,编有《续词选》二卷。而《听云仙馆骈文》卷首亦有署名董思诚的跋语:

与秋史同年交十餘年矣。秋史少时即好为骈俪制文,长而益进,纵横驰骋,不可一世。李申耆丈尝亟称之,即吾党诸君亦共相推许也。余读其文,深慕之,因亦稍稍为之,自愧不如远甚。然余每咎秋史之冗。戊子、己丑间,秋史专肆举业,所为渐寡,而余乃益事涉猎浏览,六代而上,心折汉晋,虽所为仍弗如,然又病秋史之密。庚、辛以后,秋史所为益富,所诣益精,向之咎其冗且密者,不敢复有规进,渊渊乎文质均剂,学博而说详焉。自壬、癸以来,踪迹渐阔,余客齐鲁,秋史游豫,其间一遇于里闲,未几又各以奔走衣食不相值,敬业乐群之意蔑如也。今年春试相聚于京师最久,因得统观前后所为之文,炳蔚黼皇,充实粹美,其识之精、学之茂、光采之炜曜、体格之浑融,洵乎与年俱进,而深造靡已者欤!秋史善法先正,卓然名世,而余植基既薄,比年复作辍弃置,自以为弗如者,殆终弗如也已。雨霁夜凉,挑灯卒读,感溯曩昔,倾意巨制,爰书数语以抒向往之悃,兼以志吾两人离合之迹云。辛丑四月天帝游东井日,同里年愚弟董思诚读竟并记。

两文最明显的是人名、时间的不同,其它基本一样。时间上,与汤成彦相关的时间都比与洪麟孙相关的时间推后两年,这也是为了切合人物的经历。洪麟孙为名父之子,所以是“善守家学”;汤成彦家学不彰,所以只能泛泛地说“善法先正”。另外,前文写作时间为道光乙未即道光十五年(1835)元月,而后文的时间为辛丑即道光二十一年(1841)四月,故前文是“雪霁宵寒”,后文则是“雨霁夜凉”,丝毫不留破绽。董毅与汤成彦都是道光二十年举人,故在署名董思诚的跋中,以“年愚弟”自称。

对于这种序跋雷同的情况,自然也可以作如下推测:董毅1835年为洪麟

^①张维骥:《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》卷七,常州旅沪同乡会印行,1944年。

孙作记,六年后,又将此文略加改动,敷衍汤成彦。然而,同样为名父之子,“为人静默狷洁,与人偶立,其人或不洁清,则频频整拭衣袂,惟恐其污”^①的董毅,想来不会做这样的事。最合理的推测是,董毅为洪麟孙作的序被汤成彦作了适合自己的修改。

屠寄在《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》的《叙录》中明确对汤成彦提出了批评:“向注未出,子玄所攘;翩翩佛助,亦窃任昉。秋史能文,胡蹈斯病?和氏入秦,大弓归鲁。士贵斐然,立言有主。”^②子玄、佛助分指西晋郭象与北齐魏收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第十七条谓向秀著《庄子》,未竟而卒,郭象见向秀之书不传,遂将向著窃为己有。《北史·魏收传》载,魏收与邢劭互相轻诋,邢谓魏文偷窃任昉,魏则谓邢于沈约集中作贼。屠寄连用两个典故,明确批评汤成彦将友人作品据为己有的行为。

我们不免也要像屠寄一样发问:“秋史能文,胡蹈斯病?”汤成彦是“能文”的,洪用懃也肯定其骈文“以繁丽渊博擅长”。他亦有着与其才华相称的骈文鉴赏眼光,所“借刻”的洪麟孙骈文都是洪文中的上品。汤成彦这样做的动机或许只是出于对洪麟孙骈文的深切喜爱,并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;或许还有着更为实际的目的,需要借好友的文章增加自己的文誉。无论如何,这一攘窃事件因其主角是“能文”之人,而显得有些不普通。这至少表明,骈文对于汤成彦而言具有较高的地位,否则即无弄虚作假的必要。那么,汤成彦究竟持有怎样的骈文观呢?

《听云仙馆骈体文》卷首共有十四人评跋,其中不乏如董毅之跋一样被移花接木者,但有些可以肯定确是对汤成彦的评价,如汤在北京时所收弟子刘景枚于咸丰元年的评语:

师又尝谓骈文须发源楚骚,集中诸哀诔,凄凄然《大招》之遗音。意心苦调,杳渺锵洋,正令人攀跻不到,是岂好为商音耶?盖衰飒悲凉,有涉于身世之感,托寄遥渺,意致深长,有未易为外人道也。

“骈文须发源楚骚”的观点是和他自己“托寄遥渺,意致深长”的创作相印证的,尤其是罢官以后的骈文,多寄托着他的身世之感,基调悲凉。这一段话也可以和汤成彦《顾君妻罗孺人归葬秦中记》的文末自记对读。汤文所记罗孺人名兆漪,在太平军攻下武昌城后,投井而死,其儿媳、女儿、侄媳、从孙女等一门女子全部自尽。汤成彦记述此惨烈之事饱含感情,确乎如卷首评语所言,“下笔似子山词赋,萧瑟江关”。文末,汤成彦又以附记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骈文的见解:

杜文贞诗云:“庾信平生最萧瑟,暮年诗赋动江关”,“萧瑟”二字,骈文滴髓传也。昔尝取庾集咏叹之、淫液之,久之卒无所得,武陵桃花源似未许俗子问津矣。年来忧患余生,几不知生之为生。客久秋深,弥嗟摇落,摸

①《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》卷七。

②《国朝常州骈体文录》卷三一,光绪十六年刻本。

索胸臆间物,有若“空山久雨雪,独立君始悟”者,此境迟一刹那则又失之矣。雨窗无事,濡翰泚墨,因于此文一发之。起兰成氏于九原,当亦以为知言也。

随后又补记云:

敷文振藻,浸淫乎四杰者深。至哀感顽艳,则得自子山《哀江南赋》,而实无一语是《哀江南赋》也。倘恍迷离,悲凉激楚,此中有《离骚》二十五在,当凄风苦雨之夕,展卷诵之,苟有心人,吾恐不能卒读矣。

这是汤成彦咸丰四年(1854)所记,此时他已经罢官,寓居蜀中。忧患之中,他对庾信文章有了深刻的体悟,并拈出“萧瑟”二字作为骈文的精髓,认为骈文以表达“倘恍迷离、悲凉激楚”的忧愁之音为上,这也和他自己“骈文须发源楚骚”之语相证。《顾君妻罗孺人归葬秦中记》一文,汤成彦寄托遥深,恐他人不能明,故自己道出文章感于罗兆漪一事,实有庾信哀江南之意,文辞有四杰之华采,旨意可上通《离骚》。

汤成彦的骈文应上溯《离骚》的观点,可能受到了孙梅、刘开等人的启发。孙梅编选《四六丛话》时,将骈体置于骚体之后、赋体之前,以此表明“以骚启俪”之意。深明骈体之道的桐城派后劲刘开也曾指出《离骚》对骈文的相助作用:“含愁郁志为哀怨之宗,耀艳深华开明丽之始。夫骚人情深,犹能有资于散体;岂芳草性僻,不欲助美于骈文?”批评“后人知赋体之必宜宗《骚》,而文辞则置《骚》不论,惑矣”^①。骈文不难“耀艳深华”,如果又能具有《离骚》“含愁郁志”的特质,那么就有了如诗骚般言志的作用,别具打动人心的力量,自身的地位同时也就得到了提升。

这种观点也可以看出常州词派词学主张的影响。常州词派倡导意内言外、比兴寄托,“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,低徊要眇,以喻其致”^②,以此推尊词体。汤成彦是常州词派的成员,并与词派中的董基诚、董祐诚、魏襄等人关系密切。将常州词派推崇的“幽约怨诽”之情、“低徊要眇”之致移植到骈文中,从而提升骈文的地位,也是理所当然之事。

汤成彦没有将骈文看成是小道,或是表现力有限、内容轻于形式的文体,而将骈文视同诗歌,可以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怀,可以发为沉重的悲凉之音。将好友骈文据为己有的不光彩行为,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对骈文的重视以及骈文在清中叶以后的文坛地位。嘉、道以降,骈文尊体意识日趋强烈^③,汤成彦的行为或许可以视作骈文尊体思潮中一个特殊的、不光彩的个案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

①刘开:《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》,《刘孟途集·骈体文》卷二,清道光六年姚氏槧山草堂刻本。

②张惠言:《词选序》,《茗柯文二编》卷上,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本。

③参见陈曙雯:《清嘉道以降骈文尊体思潮探析》,《南京大学学报》,2009年第5期。